

# 獨立評論

第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六月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十月二十五日再版

廢止內戰大同盟

郵政罷工感言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二，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  
三，東北是天留的新農區  
黨化教育是不可能的嗎？  
志摩日記的一頁

胡適

孟真

丁文江

翁文灝

叔永  
徐志摩

獨立評論每週

星期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共五十

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國外加郵

費八角。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號滿廠東亞書

青雲閣富文齋  
西單遊藝商場

米市大街新街  
米市大街新街

東安市場佩文  
書局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

法租界天津書  
局

五馬路東亞圖  
書館

鳴馬路新月書  
店

##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五月二十五日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市商會，銀行公

會和錢業公會聯合通電全國，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

同盟章程十條，其中第二條說的是廢止內戰運動的方法，共分三個步驟：

(一) 平時發表文字或演說，宣傳內戰的罪惡。

(二) 如有政治糾紛發生足以引起內戰時，本會應勸告雙方信任若何民意機關（正式國民代表機關）未

成立前，法定民間職業團體可替代之）調處之，

任何一方不得以武力解決。

(三) 不幸內戰竟發生時，本會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應一致拒絕合作，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

這個通電發表後，北方輿論大體贊成，但也有很悲觀的論調。如北平晨報五月二十八日的社論，對於上列三項方法，都很懷疑。第一項宣傳和平，晨報認為「紙上空論」；第二項調解辦法，「亦與第一方法，得同一結論」。

第三項不合作及制止方法，晨報認財團拒絕合作為比較有效，但「僅賴此一法，尙未足以止戰」。

晨報的結論是：

今日我國所需要者，不特斷絕內戰禍根，且當消滅敵對狀態。……欲求取消敵對狀態，祇在政治上謀其公正與光明而已。而公正光明政治之實現，則有待於全民之奮鬥。……倘不求內戰之根源，而謀長治久安之道，則內戰既未得荷免，而國難亦無可挽救。

這種批評自有他的立場，但我們不應該因為一時沒有根本治療方法而就非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廢止內戰的運動並不是反對「公正光明政治之實現」。我們都會說：沒有公正光明的政治，內戰必不能完全廢止。然而我們也可以說：內戰不斷發生的狀態之下，也決沒有公正光明的政治可說。這是一串連環套，在文人筆下顛來倒去，永遠解不開。但在事實上，這種連環套，止有學那位齊國君王后一鎚敲碎玉連環的方法，敲斷的一點就是解決的一點。今日東南人士的發起廢止內戰運動，也不過是認定這連環套上的一個起點，想喚起全國人的努力，先擊破這一點。這正是中國政治具體化的一個好現象。不然，我們只好高談「

根本解決」，「全民奮鬥」，「長治久安」，而這一整套的連環終沒有解開的希望。

我是贊成這個廢止內戰運動的。我贊成這個運動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個運動的發起可以代表國內財閥商人的一種新覺悟。內戰不全是軍人造成的，是有錢階級和有組織合夥造成的。此次上海的商业和銀錢業的領袖，從切身的痛苦和恥辱裏得到一點點悔悟，公然宣言他們願意用「拒絕合作」爲制止內戰的一種方法，並且宣言「更得採用和平適宜方法制止之」。所謂「和平適宜方法」，我們希望他們老實指出即是罷市罷工的手段。倘使南北各經濟中心的商業銀錢業領袖真能有這點「一致拒絕合作」的决心，再加上民衆的援助，我們相信內戰發生的機會應該可以消除不少。

但這一點並不是我贊成這個運動的主要理由。我相信這個運動可以造成一種道德的制裁力。近幾年來，大家濫用名詞；明明是內戰，偏叫做護什麼的革命，或叫做倒什麼的革命。喊火停息之後，人民死傷了整千整萬之後，半年一載之後，當日機關鎗對打的仇敵又早已携手合作了，當日共同作戰的文武同志也許又早已分崩離析，準備第二次機關鎗對打了。大家回頭想想，究竟打倒了誰？究竟誰

護了什麼？究竟解決了什麼糾紛？究竟革了什麼的命？現在這個廢止內戰的運動，只是要人把拳頭叫做拳頭，巴掌叫做巴掌，內戰叫做內戰。凡用武力來伸張私人或黨派的意見，凡用武力來謀政治糾紛的解決，凡用武力來壓迫剷除政治上的異己者，都是內戰，都是應該廢止的。這種心理本是多數人所同有，只是在那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壓迫之下，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直到外患來臨，國家遭了最大的恥辱，人民才敢出來公然宣告內戰是罪惡。這雖然是太晚了的覺悟，然而這點覺悟究竟是一大進步。我們應該積極抓住這個因外患而痛恨內戰的心理，造成一種有力的道德制裁。悲觀的人們也許要嘲笑「道德制裁」的迂闊無力。但我們試看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中央政府曾陷入最弱最窮的危急狀態，然而各方的土皇帝和軍人政客至今還不敢公然開始內戰，並且曾有幾處的軍人聲明不再參加內戰。這裏我們不能不承認一種無形的道德制裁的力量。今日的廢止內戰運動即是繼續擴充這半年來因國難而興起的道德制裁，要使他成爲有形的，有組織的，自覺的權威。如果我們受了此番大恥辱之後，還不能造成全國一致制止內戰的道德權威，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真成不可救的了！

最後，我們也感覺大同盟章程列舉的方法很有可以討

論的餘地。五月二十七日天津益世報有一篇贊成廢止內戰運動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日希望廢戰運動成功，根本即須設法免除武力維護政權，武力爭奪政權的事實。在此點上，唯一方法即在建設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制。今日倡廢止內戰大同盟的人即應澈底認清目前的政治環境，在今日局勢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之政制是否已經存在？

其實大同盟的發起人早已認清了在目前局勢之下完全沒有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政制，所以他們暫時用那現有的民間職業團體來作調處政治糾紛的機關。我們也承認只有早日走上憲政的路才可以根本免除用武力攘奪政權的內戰。在憲政實行之前，我們希望廢止內戰運動應該努力做到這幾件：

第一，大同盟應該請求那些曾經表示不參加內戰的軍人加入這個運動。如十九路軍，在日本發難之前就表示不肯打廣東。我們希望陳銘樞先生們能擴充這

一點不肯打廣東的志願，進一步作軍人反對內戰的大運動。

第二，大同盟應該忠告現在掌權政權的國民黨至少要先在黨內建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制度，不可再年年火併唱武戲給黨外人喊倒好了。

第三，大同盟既有用經濟不合作來制止內戰的決心，應該同時做提倡裁兵的運動。每年花三萬多萬元供養的軍隊，一旦國家有危急，不能守土，不能抗敵，或者發憤慷慨的通電而不肯受政府的電調赴援，這種軍隊除了內戰殺同胞之外是別無用處的。

第四，大同盟應該督促政府早日實行憲政，因為只有法律的解決可以根本替代武力的解決。

同盟章程第三條說：「本會除專為廢止內戰運動外，不得為他種之行為。」我們提出的這幾點大概不能算是「他種之行為」罷？

☆ ☆ ☆ ☆ ☆

## 郵政罷工感言

這次郵政大罷工，突然發動，驟然停止，除去給社會

一個幾天的大不便大損失以外，更使人驚異，何以這樣大

事起得這樣急驟，不有作用，焉能這樣倏然動作呢？於是「背景」之疑是人人心中有，不待政府這樣表示，並且扣留了交通部郵務司長郵政總局局長，人民已經免不了想，這事的「裏面」不簡單了。然而這事政府處置得總算不大差，事情一發，陳公博等便飛到上海，三五天內，便成立了一個公式而復工。我們希望這大事件能弄出一個好結果，而不希望牠樹一個惡榜樣，不妨從局外人的皮毛觀察上，談談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我們以為求政事之進步，每每不可推求「背景」。凡事總有一個背景，這背景每每複雜到大聖人不能分解的地步。若處理一事，就背景推圓下去，可以引起無限的枝節和感情，愈弄愈不得要領，若但就票面理處，是是非非，應當不當，轉可以看得清楚，處分得乾脆。求政治上軌道，非略去枝節不可，即非以公開的立場為注視之對象不可，即非忽視背景不可。這話誠然不是對歷史政治哲學家說的，然確是「實際政治」的一個要件。

第二，我們以為就「民國」的立場論，凡是政府與人民或人民的一部分衝突，只有「民國」的勝利或失敗可言，並無政府或反抗人之勝利或失敗可說。凡一專門爭之結果，有益於國的结果，兩方皆無喪失面子之可言。反之

，若有有害於國的结果，兩方皆無志得意滿的權利。

所以我們懇切盼望這事將來之根本解決，在政府不必苦苦追求背景，在郵工不必斤斤計較勝利。這話具體說來如下：

一，我們雖非熟知郵務的人，然年來感覺，深慮郵務的情形是江河日下了！若干年前非經考試不得入郵界的，近年頗有不走這一道的了！若干年前郵政是盈餘的，現在年復一年的虧短了！當年郵務的效率是差強人意的，現在是不能保持的了！總而言之，官場的腐化侵入郵政了！離負這事的責任呢？或者不應歸罪于一方面，然歷年的交通部是不能辭其咎的。截至五個月前，四五年來交通部未換長官，故王伯羣等尤不能不負責任。即如所謂儲金匯業局者，郵界與報界久已對之議論紛紛，說交通部以個人或眷屬的關係，引用了些並無資格與能力與經驗的人。此事真實到如何地步，我們誠然不能揣想，然交通部並不會對此事拿出事實的證據來以息流言，則亦徒召網紀之凌遲而已。凡是一事之腐化，每每發端於主持者自己之不操作，管理者徇其自己之私，即不能不遷就管理者擴張其自己之利益，於是雙扇的日就敗壞。然則縱使郵工之年年加俸為郵政虧累之一主要原因，而交通部及郵務管理人之自己不

振作，即須負此事之全部責任。現在的交通部既不在王伯羣手，且交通部長又是一位愛國而勇於負責的人，大可藉此機會痛痛快快把郵務情況和盤托出，斷然整理。只能先做到這一步才可以取信於國人，然後可以強力制裁出軌的舉動。若高談闊論，而將自身之健全問題掩着，政府的威信是維持不下的。且郵務腐敗積年已久，現在的交通部負責者任職不到半年，何必代北京的交通部王伯羣的交通部受過？所以我以爲交次陳孚木所打的官話，頗像是專對自己過不去的。

二，郵政罷工確是一件不可爲訓的事。郵政罷工之危迫人民生活，至輕也僅僅下於自來水電燈罷工一等，國家社會愈有組織，愈擔當這事不起。這樣攪亂人民的事，是於郵工最不利。縱以罷工有所得，而最後結果所得的價值所失。此次罷工雖在國難期中，而所以未會激動人民公憤者，一因罷工恰在政府加郵資以後，人民正恨政府之謬舉，二因罷工的文章不會全做在郵工利益上。然而這樣的環境湊合，後來是難得再有的。敬告郵務工友，這樣舉動，一之爲甚，不可以再。

三，所謂「以郵養郵」者，固是一個很合理道的標語，然而斷不能解作以郵資養郵工。郵政是一個有機體，牠

應該有有機體的發展性。郵政盈餘固應分一部份爲郵工的利益，然而添郵路——航空郵在內——增郵局，確是必要的事情。航空郵是近代國家的必備品，在遼闊而交通不便的中國尤其是絕對的必要，否則新疆甘肅儼如外國。此時中國航空郵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至於交通部以及鐵道部管的航空公司是否腐敗，用人是否得當，乃是關於局務精良或腐敗的問題，不關航路之應否存在。至於開闢普通的路，增加偏遠的郵局，都是郵政發展的經程上必要的事業。郵工待遇固應合於社會主義的要求——我們相信一切職工應享此權利——我們同時也要顧全中國人的一般經濟狀況，和郵政的事業。

然則當前的所謂「郵基」問題只是一句話，即是「把郵政建設在一個『健強的商業基礎』之上」；所有除積弊，去冗員，維持並增加郵工的效率，保障員工，以考試登庸，以甄別加薪，以買賣的便利定匯業局之獨立與否，不再做奢侈的建築，等等，都是這個主義下的實際方案。郵工所提出的事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不特此中大可研究，此外亦不少可以研究者，郵務效率其一也。政府必須有誠意，有膽量，有方法，澈底的整頓郵務，然後可以維持其威信，然後可以彌補其郵政加價之失人心；若特別注

愈背景，必弄得一團糟。郵工必須站在郵政進步的立場上，然後可得國人之同情，若以私人之利益，每每危害及日。

人民的生活，中國人雖愚鈍，也免不了有起來自衛之一

##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劃

丁文江

近幾天北平的報紙忽然宣傳教育部因北平公私立各大學院共有十二個，計三十多學院，「院系重疊，勢難發展」，有電令到平，令蔣夢麟沈尹默二人組織評定會，將相同學系歸併。同時發表教育界某要人的談話說「北平各大學均具有相當歷史。例如北平大學之各學院，均為以前之獨立大學；農，工，醫又為北方教育之骨幹。師大為全國師資之最高學府，清華更具特殊精神……交通大學直隸交通部……北大成績甚佳，惟其學系與國立各校重複。法學院北平大學有之，文理二學院師範，北平，清華，三校均有，故可合併者僅北大一校」。

聽說到本日止部令尚未到北平，所以我們無從曉得這種消息的真相。但是北平各大學校院，很多重複，很不經濟。如果教育部真有決心改革，使高等教育得合理化，我們是極端贊成的。不過這是一件很重大很不容易的事。事前必須有公開的，公平的調查，然後可以定合併的標準。決不是蔣夢麟沈尹默兩個人所能評定的。

合併的標準我們以為應該完全以學生的成績為定。學校的目的是教育學生。假如教育的結果，學地質的學生不認得岩石，學化學的不能做分析，學文學的文法不通，這種學校無論牠有多麼長久的歷史，都應該裁併。若是不然，滿清政府有二百七十年的歷史，就不應該被人革命了。

北平各大學的種種不能滿人意的狀況，當然不是一天養成功的，也不是可以歸咎于那一個人的——這也是「俱有相當歷史」的。學校的當局未嘗不說要改革。但是最大的理由，是經費不能按時領到。教職員變了學校的債主，當然有特殊的地位，改革起來，困難更大。然而平心而論，北平的各國立大學，每年的經費有三百六十萬，就是只領到一半，也還有一百八十萬。加上清華的一百二十萬元，一共也有三百萬。各大學的學生一共不過五千人，平均每一個學生每年要費國家六百元。果真各大學能合理化，就是照目前的情況，經費也應該可以够用的。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重大的改革，決不是北京北平兩個大校的校長所能評定的。不但他們本身有切己的關係，評定一定十分爲難，而且縱然他們破除一切困難來改革，未必能得到多數人數的信服。我們以爲改革第一步，應仿

照英國所謂王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的辦法，先切實的調查研究。這種委員會，在英國的習慣，不但有權可以調取于所調查有關係的卷宗賬目，而且可以用法庭的儀式開會，召集証人請他們答覆問題，表示意見。開會的時開無論何人可以旁聽。問答的話報紙上逐一登載。如是一方面使得多數人同時有機會了解事實的真相，一方面免除一切秘密運動。調查完了，委員會公同做一報告，如意見不能一致，少數的委員可以另自做一報告。這種報告都由政府公佈。然後以他爲根據把改革方案提出議會。假如中央政府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派七個到九個資望學識爲社會所公認而與北平各大學校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充當委員。給與他們同英國王家委員會一樣的權限，到北平來調查。不但他們可以把各院校的設備，賬目，統計，教職員和學生的成績，澈底的調查，而且可以把發生疑問的各點，招集有關係的人，請他們公開的說明。這樣一來，凡一切

腐敗的內容，無從掩飾，而萬一外面所傳說，攻擊的話，與事實不符，當事人可以有機會更正否認。事實既然完全明瞭，而且爲一般人所公認，然後做一個整個的計畫，選擇設備最完，或是成績最優的院系做每系的根底，把其他重複驕枝的院系一齊裁減歸併，任何人也不能反對。

這種辦法，看來好像迂緩，其實並不難實行——只要政府有改革的決心公道的誠意。在這種辦法沒有得到結果以前，政府應組織一個大學畢業試驗委員會，也以與北平各大學沒有關係的人來做委員，于本年或下學年來北平考試各大學應該畢業的學生。然後以各校考試的成績互相比較，得到各校學生成績的大概。考試的結果應該立刻公佈，使人人都知道真相。成績太壞的院系，立刻禁止牠下半年再行招收新生。

若是不然，政府隨便的處置，縱然公道，一般人不明真相，也不能心服，何況不慎重公道的公開研究，單憑一兩個人的意見，處置絕不會公道呢？處置不公道，或是受處置的人不能心服，一定要發生很大的糾紛，于各大學院系不但沒有好處，而且使將來的改革，更發生一重障礙。

#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翁文灝

## 一、全國人口集中於少數區域

近數年來對於中國人口研究的人頗多，很有幾篇重要文字，但那幾位著述家的目的皆注重於人口數目的估計，沒有討論到人口分布的情形和他的意義。我狠想從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可惜有若干材料的測算尚未完全，須等將來再圖發表。但是大概的結論也用不著專等精密的數字，現在不妨提出討論，數字雖待修改，意義或不至大有出入。

中國人口姑作為四萬四千萬人，面積照通常承認的數目是四百二十七萬八千方哩，平均密度是每方哩一百零三人。日本人口平均密度據說是每方哩四百一十人，中國比他們幾乎少三倍，表面上看來似乎中國還是地廣人希，其實不然。以上所說的中國總面積包括三千尺以上的蒙古高原，一萬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許多又高又峻的山脈，再加溫度的低下與雨量的缺乏，這種地方都是極端不適宜於人生，不能與其他地方一概而論。中國全國的面積三千尺以下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一萬尺以上的却有五分之一。

全年降雨量不到二十吋的地方至少佔全面積的二分之一。在如此環境之下，人口分布當然是絕對不能平均的。

簡單的說來，中國人口是集中在很少數的幾個地方，第一是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在冀魯豫皖諸省之間，為中國最大的平原，也可稱為中原區，共有人口約八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五十人。第二是揚子江的中下流平原，包括洞庭湖鄱陽湖安徽及太湖流域等好幾個局部盆地，但為揚子江所連貫故可稱為揚子區，共有人口約七千萬人，密度約每方哩八百五十人，局部的多至一千人以上。第三是以上平原附近的邱陵地，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低山寬谷，以及局部盆地，茲擬總名之為邱陵區，合起來人口總數約九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方哩三百五十人。第四是浙閩粵三省為主的東南沿海區，人口算他七千萬人。平均密度約與上同。假如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從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重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上述四個人口最多的區域皆在此線以東。四個區域合計面積約六十四萬方哩，和新疆一省差不多佔全國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計則有三萬一千萬人，佔全國百分之七

十以上。人口密度總平均每方哩四百八十人，遠在日本德國以上，與荷蘭相近，而其中的中原區與揚子區人口之多，更遠在世界各國中人口密度最高的英國和比國之上。

在上述各區域之外尚有四川盆地亦為人口集中之地，四川省的人口密度雖然只有每方哩二百幾人，但沿邊山地人口極稀，四千四百萬個四川人差不多都集中於赤色盆地之內，平均密度約每方哩六百人，局部的成都平原甚且多至八百餘人乃至一千人。

以上五個區域總算起來約計面積七十萬方哩，佔全國百分之十七弱，他的人口則有三萬五千數百萬人，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三強，密度總平均每方哩多至五百人。其餘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乃分佈於其他百分之八十三的面積，平均密度每方哩只有三十五人。可見中國人口分布是極端的不平均。我們雖然號稱擁有如何大的土地，但是我們真正利用的不過很少的一部份，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土地究竟是否能利用呢，應該如何利用呢，這便是當前問題。

## 二、人口集中太密故生活低下

從以上所說各區域的人口密度，我們可以計算每人可

以分得到養活他的土地面積。照一方哩約四千畝計算，中原區每人得六畝，揚子區每人得四畝七分，邱陵區及東南沿海區每人得十一畝，四川盆地區每人得六畝半，總平均每人得六畝半。每人分得畝數較多的區域當然是因為那邊的土地不好，並不是那邊的人民較富。而且事實上每人分得的若干畝土地還不盡是可以耕種的。因為上列區域內還包括不少的山巒江湖第宅道路等等不能生產的面積。如果專從可以耕種的地方計算，每人分得的當然還不及上列之多。美國人倍開 (Baker) 整理中國農業統計，算出每人分得耕地的面積（把他的一個愛克化作六畝）是直隸四畝，山東三畝，江蘇二畝半。廣東一畝半。劉大鈞的估計是湖北五畝四，江浙二畝一。其餘可以類推。據國際聯盟會出版的佛靈 (Voline) 的估計，耕地在每人七畝以下至三分六釐的要佔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以上數目正可互相證明其大致不錯。假使我們真要平均田產的話，我們平均每個人大約只得三畝田地，世界上真不容易找出比我們再窮的國民。

據金陵大學卜克 (Clark) 教授的考察，中國麥田的產量大約與美國相等，美國每個愛克每年約產十二倍舍，即合中國每畝六斗。如果每人只有三畝田，則我們平均每人

每年只能吃一石八斗，如何能吃得飽？即使在上述若干區內利用各種方法來增加農產推廣種植，增加一倍已了不得；我們也僅僅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稍有水旱兵災，雖吃蕪草根樹皮，還是不能生活。這種窮苦現象是一切談經濟建設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所以中國土地雖廣，但人口迫壓已到世界少見的嚴重。要減少這種迫壓似乎只有二條路。第一是歷史上常走的路，人口多了便起內亂，內亂之後互相殘殺，人口減少暫得少康。但太平之後人口又增，又起內亂，如此周而復始。所以我想近來李四光先生所談的中國歷史戰亂的循環周期，一定與人口增加率有密切關係。第二條路是和平的，將人口太密地方的人，有計畫的移殖於人口稀少的區域，去開闢尚未開闢的地方。中國土地面積既如此之大，人口分布又如此不平均，似乎這條路是應該走的大路。惟是如此，所以開發東北呀，開發西北呀，便成爲普遍的呼聲。但可惜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能到若干，移民的方向應在那裏，往往毫無研究，只是憑空冥想，或是任意空談，如何能有結果。最顯明的例是負有建設重責的某國立機關發表的開發西北計劃，開頭便說甘肅有可墾之田一千四百七十萬餘頃，比全省面積還大二倍有半，常職如此，計劃如

何能成！

### 三 東北是天留的新農區

中國人以農業民族爲中堅，所以要求中國人可以繁殖之地，其地必須適於農業的發展。中國人的農業發展來是由北而南，至中原區起始，揚子區以及沿海區一都開發了。只有東北方面向來開墾僅到遼河下游與遼東半島，地勢上原與河北山東相連。較北的地方，亦即松遼平原之大部份，向來爲東北民族所居；以游牧漁獵爲生，從古以來未經多少墾植。比較進步的滿洲人因武力征服了中國幾乎全數人關，同化于漢人，更剩得一片曠土無人經營。直等到二十世紀才有大批的中國人從關內出去，每年自十萬乃至一百萬人。東三省的人口一八八零年華納 (Wardner) 估計爲一千二百萬人，一九一〇年民政部的估計還只一千五百萬人，那三十年之間只多了三百萬人，增加很慢。但到現在已有三千萬人。這三十年之間，多了一千五百萬人，增加一倍，顯是移民出關的結果。

遼吉黑三省人口約計三千萬人，平均密度僅每方哩八人。但大多數人口皆集中於松遼平原，即嫩江松花江及遼河的寬谷。在此平原上約已有二千萬人，平均密度約每

方哩一百五十人。此平原的面積共有十二萬方哩，比中原區相去無幾，比揚子區還要大些。他的雨量有每年自二百吋至三十餘吋，並不在中原區之下，局部的且更在其上。

他的土壤在遼河流域與中原區相近，在松花江及嫩江區域則為有名的黑土 (Chernozem) 與灰土 (Podsol)，富於植物滋養質，不假肥料自然豐富。且其多地方在中國人開墾以前向未經農業民族的開闢，為世界上現已少見之處女士。他的溫度固然較低，但在農作需要的時期天氣甚熱，稻米都能生長。種植最多的是富於營養質之大豆，次為高粱，又次為小米，又次為麥。在本籍第一章所述五區域之外，適於中國人農業發展的實在要以松遼平原為最好。

照松遼平原的種種環境，人口可以增殖到每方哩五百人，不過到此程度又要像中原區一樣大感壓迫了。所以我們應該從低計算，假定可增至每方哩三百五十人，像邱陵區一樣。如此則除現在人口外，每方哩還可增加二百人，

十二萬方哩大約可再容納二千萬人。假如全從中原區移植，一方面開發東北的新天地，一方面能使中原區域減少人口四分之一，即可使我們每人多增一畝田。

現在東北有國際競爭的關係，將來不知如何結局。其實東北的資源不祇農業，在礦業工業都很重要，但中國人天生的還只是農業的民族，在農業以外的競爭是不足畏的。至於開發一個新地方的農業，則中國人真是天然的好工具，他國人決沒有像中國受人口壓迫之嚴重，肯逃命似的，輾路藍縷去墾荒。假使閉塞了中國人移植的門路，一定也會停滯了或延緩了東北農業的發展，實在也非地方之福。我們中國方面更應該覺悟東北平原是我們農業民族唯一最好的出路，萬不可輕輕的放棄。在地勢上看松遼平原東北西三面皆為山脈所包，只有南路與中原區天然相連，實在是分不開的。

(下期續完)

##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教育的『黨化』，便成了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問題。可是問題雖然重要，却不曾有人討論過。這當然是言論不自由的結果，而非問題的本身無可討

論的餘地。作者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不敢說有甚麼深切的

研究，但很希望作一個討論的發端。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固定的政策嗎？這句話許多國民黨

的朋友們根本上就不承認。真的，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曾經正式議決，取消『黨化教育』這個名詞。不過黨化教育的進行，仍是目前的一個事實。這事實的發生，正是國民黨一貫政策的表現，名詞的存在與否，是不關重要的。

那嗎，黨化教育究竟是甚麼？切實說來，不外下列兩個意義：

(一) 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他漸漸的浸灌到學生的腦經裏去。

(二) 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黨的指揮。

以上兩種意義，當然不是絕不相關，而有相助相成的作用。譬如說，要做灌輸黨義的工作，最要緊的方法，是抓住重要的教育機關；而同時在黨化教育名義之下，也可以使壟斷教育的行動，成一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毅然行之而無所顧慮。

但是，照這樣辦法，黨化教育便可實現嗎？我們可以不必疑地回答說不可能。現在我們試看一看不可能的理由在那裏。

第一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

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在黨的構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我們只看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對於發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計畫，一點沒有注意，但小學的黨義教科書，却非有不可。教科書與黨義有不合的地方，非嚴密審查不可。老實說來，教八九歲的小孩們，去念那些甚麼『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教科文字，不但不能得他們的理解，簡直於小孩們心靈的發展有重大的妨害。但這是黨化教育所不能免的結果。

我們暫且離開小學教育，就一般的教育來說。一個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須對於事理有正確圓滿的了解，對於行事有獨立自信的精神。要養成這樣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識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識上的好奇心，方能對於各種的問題或事務，加以獨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果，纔是我們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的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經確定的了；他們的問題，是怎樣的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

情形，恰恰與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制思想相類。當時的教會，不願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於是乎不惜用教會的法庭來壓制葛理略，逼着他發誓承認地球繞日的學說，是和聖經抵觸的，是不對的。他們這種辦法，不但是要壓服葛理略，使他不再妖言惑衆，並且懲要一儆百，使同時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但是他們所得的效果是怎樣？葛理略在簽名悔罪書之後，口中即喃喃的說道，『地球是動的』；而地球繞日的真理，也不因葛理略的受壓迫而遂至湮滅。自近世文藝復興以來，專制思想與自由思想衝突的結果，總是專制思想失敗，黨化教育也不能獨成例外。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黨化教育，幾乎成了一個矛盾的名詞。那就是說，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而黨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

第二黨化政策，雖然與教育的原則不相符合，設使黨的主義或主張，可藉教育以宣傳，也不失為黨化教育的一個大理由。關於這一層，我他的答案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是可能的；在普遍的情形下，是不可能的。但是黨化教育的目的，當然在普遍而非特殊，所以我們的答案，還是一個不可能。我們所謂特殊的情形，譬如現今的黨務學校

，中央政治學校之類。以這樣特別組織的學校來宣傳黨義，自然是可能的。不幸我們現在要黨化的學校，不是這樣的一類，而是全國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學程度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面去宣傳黨義，便立刻有許多問題發生。我們曾經聽見中小學校的黨義教課，怎樣的學生不感興趣；大學校的黨義教員，怎樣的被學生轟了又轟，趕了又趕。這不見得是因為教員的不濟，而是因為黨義這一門功課，實在不為學生所歡迎。黨義不為學生所歡迎，也不是黨義之過，而是凡挾貴得勢的主義，所必得的結果。所以天主教自定為羅馬的國教後而天主教就漸漸衰落，我國的孔教（假定孔教也是一個教），自漢武帝定於一尊後面孔教也從此不振。這種歷史上的前例，是不勝枚舉的。我們以為宣傳黨義的最好方法，是把黨義放在一個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牠放在特殊階級之上，使他失了自由競爭的機會。因為一放在特殊階級之上，牠既不用與人競爭，便漸漸地失去向上改進的本能；同時在課堂中或教科中強迫輸入的黨義，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這豈不是南轅北轍，愛之適以害之嗎！近年以來，國人對於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為政府的種種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謂黨化教育，於黨義的傳播，并無一點好處，也可以

概見了。

以上係就黨化教育在傳播黨義而言，牠的失敗，是不難預先斷定的。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黨化教育的又一方面，用黨的機關或人才來主持教育事業。

我國的政客中間近來有一種新的主張，或可以說是誤信，以為一個政黨或政客，要在政治舞台上活動，必須有一個有勢力的學校，作他們的後盾。因此他們在台上的時候，儘管於教育漠不關心，但一到下台他們便拚命的抓學校，做校長。有的容許是因為閒着無聊，感情勝無，有的確是想利用學校地盤，造成一班嚙嚙，將來替他盡那登台捧場，搖旗吶喊的義務。這個情形，可以說明許多學校的風潮，何以發生，也可以說明許多學校教育，經過政客官僚的熱心，而愈加腐敗。一言以蔽之，辦學校以教育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來辦教育，是非失敗不可的。

國民黨是一個成功的政黨，牠的第一義務，在使全國

## 志摩日記的一頁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日記——  
耶穌誕日，蠶居終日，屋爐火熱，坐久便昏昏欲睡。

獨立評論 第三號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教育循序平均的發達，原用不着存甚麼割據疆域，封殖勢力的思想。不幸這個黨化教育的政策，把他不知不覺的引到包攬學校的地位；既然包攬學校，便免不了一班官僚政客地盤勢力的野心。結果，徒然增加了教育界無數的紛擾，且使一班人對於黨人抓學校的行為，發生了不少的疑慮與反感。關於這一層，我們不必絮絮博引，只請讀者檢查一下一兩年來，幾個國立大學易長風潮的近事，便可明白了。

以上是我們對於這個重大問題提出的一個單簡討論。設如我們在黨或黨外的朋友們，對於這個問題還有更詳盡的討論，我們非常歡迎。我們現在先請提出兩句單簡的說話，來作本文的結束；

(一) 黨化與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二) 國民政府，是應該對全國教育負責的。所以牠的義務，應該先發展教育，再說黨化。

月色昏憒，如殘負披紗，態色至憐。每一坐靜，即馳神郊外，衰草上有風動焉。

詩意亦偶有來者，然恍惚即逝，不可捕捉。要亦少暇，心不靜，如水常擾，景不留也。

勸食亦一墮志事。習成，少間即感不慍，非手有所拈，口有所嚼，即不能安坐。眉害我也。

櫛子漸老，色亦漸衰。眉持刀奮切，無當意者，則棄置弗食。然此時令爲之，榴實無咎。

雪裏紅燒細花生，真耐喫。爐邊白薯亦焦碎透味。糖葫蘆色艶艷迎人。蜜汁櫻桃一瓶，僅存底漿。然媚兒猶曉曉苦口不嘗新味，嬌哉！

臘梅當已吐黃，紅梅亦垂結蕊。眉亦自道好花，尤嫌梅，奈何屋具太俗艷，即遑冷香客來，慮不俳適。想想一枝疏影，一雙寒月，一領清路，一條板橙，意境何嘗不遠妙？然眉兒怕冷，宵躲在繡花被中薰蘇入夢也！

竝坐壁爐前，火光照面，譚去春顏色，來春消息。戶外有木葉飛脫作響，坐墊殊鞣細，肌息尤辭人。眉不願此否？

快樂時辰容易過，是真的。容易過故痕跡不深，追憶時亦只一片春光爛熳，不辨枝條。苦痛正是反面，故爾容易記認。

眉，你幾時到山中做神仙去？

關在籠子裏的仙鶴，與家雞有多少分別？

臭紳士！有架子就該罵，管他紳士不紳士！

朋友交情有時像是糕上的糖衣，天氣一燥，就裂紋路，你要聯住它，除非再勻上一層糖去。

只有戀愛專制，從沒有戀愛自由。專制不一定是壞事。自由像是一件腰身做太肥了的大褂。我願意穿瘦的，不問時宜。

翹唐開口便問文章做得怎樣了。文章底不必用字來稱，一凝眸，一含瞋，一紅臉，一淚淚，一親吻，一相假，有真和諧，就有真文章，不必貪多，做得這一篇文章，就有交代。

今年北京火氣太旺，天空中的雲都叫烘化了。

總得接近泥土。將來即不能抗着鋤頭耕田，至少也得拿一把鐵鍬試種種白薯芋芹荸薺之類。眉，我替你定做一把分量輕，把手便的，何如？

志摩的日記殘稿，是他和用結婚前在北京的日記，

文字最可愛，所以我鈔了一份。獨立評論出版後，

有些讀者嫌我們登的文学太專門了，太單調了，所以我們從這一期起添一點文學作品，就用志摩的遺

文來開始。

適之